

以色列与伊朗冲突背景下 新一届特朗普政府中东政策初探^[1]

邹志强 孙德刚

【内容提要】新一届特朗普政府的中东政策在延续其第一任期核心盟友政策与战略目标的同时,在政策倾向、战略布局及策略手段上呈现新动向——摒弃拜登时期的“价值观外交”,转向“现实主义外交”,以东地中海和海湾为美国中东外交的“两翼”;以管控加沙冲突、应对伊朗挑战、深化与海合会国家战略合作为“三大着力点”。特朗普中东政策的调整既受个人决策风格与国内政治压力驱动,亦受地区权力重组及大国博弈影响,其政策效应正逐渐显现:美国与海合会盟友的关系得到强化,而加沙困局持续发酵,特别是以色列与伊朗爆发冲突,美伊核谈判暂时中断,美军突袭伊朗核设施,伊以又戏剧性宣布停火。特朗普的小集团决策模式使其中东政策呈现非线性、功利性与交易性特征,而以色列与伊朗冲突凸显了美国中东政策的内在结构性矛盾,给复杂的中东局势带来更多不确定性。

【关键词】美国中东政策 特朗普政府 伊朗核问题 以伊冲突 加沙危机 海合会 中东形势

【作者简介】邹志强,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研究中心青年研究员;孙德刚,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中东研究中心主任。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241 (2025) 03-0047-27

[1] 本文系上海市哲社规划一般课题(项目编号:2022BGJ008)的阶段性成果。作者感谢《和平与发展》匿名评审专家及编辑部对本文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文中错漏概由本人负责。

从奥巴马政府后期开始,出于大国竞争和全球战略重心东移的需要,以2010年开始逐步从伊拉克撤军为标志,美国在中东地区一直实行战略收缩。特朗普第一任期致力于重塑盟友体系,推动了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联合对抗伊朗的地区格局。拜登政府时期,美国高举“价值观外交”大旗,将“大国竞争”列为最优先议程。美国与沙特、土耳其等地区盟友的关系经历明显起伏。在巴以问题上,拜登政府试图回归“两国方案”却无力约束以色列;在对伊朗政策上,谋求重返伊核协议却深陷对抗漩涡。拜登政府的中东政策因其内在矛盾突出、缺乏系统性战略设计,后期更遭受国内政治掣肘及中东“冲突潮”的轮番冲击,致使政策效果不彰。

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后,虽频繁就巴以冲突、伊朗核问题发声并强势呼吁结束冲突,但应对方式简单粗暴,急于求成,政策朝令夕改,充满随意性和不确定性。^[1]当前,新一届特朗普政府的中东政策虽然尚未完全定型,然而若细察其战略内核,仍可窥见其混乱表象下的深层延续性:坚持中东战略收缩与实用主义导向,延续亲以色列、遏压伊朗、绑定海合会盟友三大支柱以护持霸权。同时,战略布局上构建“东地中海—海湾”两翼框架,政策手段更趋激进交易化,聚焦加沙管控、伊核谈判等重大议题,通过吸引盟友万亿级投资与深化防务合作,将大国竞争嵌入地区战略。

然而,特朗普再度上台不到5个月后,中东地区形势骤然突变。以色列于2025年6月13日对伊朗突然发动代号为“崛起之狮”的大规模空袭,伊朗随之发起代号为“真实承诺-3”的反击行动;6月21日美国动用B-2隐形战略轰炸机和GBU-57巨型钻地炸弹等突袭伊朗三个核设施,伊朗对美国在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实施报复性导弹攻击;6月24日,以伊冲突在持续了12天后又戏剧性地戛然而止。这场冲突标志着中东战略格局进入高危震荡期。期间,以色列的袭击行动定点清除了一大批伊朗军事指挥高层人物及核科学家,而以美双重的袭击也使伊朗关键核设施“遭受严重

[1] Brian Katulis, “Act 1 of Trump’s Middle East policy: Off Script or No Script?” The Middle East Institute, February 13, 2025, <https://www.mei.edu/publications/act-1-trumps-middle-east-policy-script-or-no-script>.

破坏”。^[1]美方直接军事介入以伊冲突，更加剧了中东紧张局势。当地区军事摊牌超越外交博弈，特朗普第二任期刚刚展露雏形、以“三点两翼”为框架的中东政策正面临严峻考验。

一、新一届特朗普政府中东战略的实践

特朗普第一任期在“大中东”地区推行战略收缩方针：高调主张从伊拉克、叙利亚等国撤军，与阿富汗塔利班达成旨在实现从阿撤军的和平协议，秉持亲以色列、遏制伊朗、整合阿拉伯盟友的政策基调，以维护美国的地区霸权。然而，其收缩战线、减少资源投入的实用主义举措却因缺乏战略统筹和全局规划而相互掣肘。特别是美国的“以色列优先”政策导致中东地缘政治博弈阵营化，不断推高地区冲突与对抗。^[2]而新一届特朗普政府则在中东延续战略收缩、倚重核心盟友、对伊朗强硬施压及关注大国竞争的同时，在政策取向、战略布局与手段运用上展现新特征——摒弃拜登时期的“价值观外交”，转向现实利益导向；以东地中海和海湾为美国中东外交的“两翼”；全方位支持以色列、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强化与海合会国家关系成为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国中东政策的“三大着力点”。

（一）管控加沙冲突，基于“美国优先”全方位支持以色列

在巴以问题上，特朗普基于“美国优先”原则，将以色列定位为美国在中东的核心战略支点。^[3]其第一任期间采取了一系列亲以措施：将美国大使馆迁至耶路撒冷，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的主权，此举打破数十年的国际共识，赋予以色列前所未有的地缘政治合法性；通过推动《亚伯拉罕协议》，促成以色列与阿联酋、巴林、摩洛哥等国关系正常化，帮助以色列实现历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核设施因以美袭击遭严重破坏》，新华网，2025年6月25日，<http://www.xinhuanet.com/20250625/ccb7c8df3a3f41a383b3fe1afafcd592/c.html>。

[2] 汪波、伍睿：《“以色列优先”与特朗普中东政策的内在逻辑》，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21年第3期，第31页。

[3] 李亚男：《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国的中东安全政策：特征、目标及影响》，载《西亚非洲》2025年第3期，第18页。

史性的外交突围。这些行动不仅强化了美以同盟，更颠覆了美国传统中东政策中对巴以问题“相对平衡”的立场，转而明显向以色列倾斜。其亲以举动被解读为削弱巴勒斯坦权益、架空“两国方案”的实质性举措，为后续巴以冲突升级埋下伏笔。

2025年特朗普再度执政后，开始推行全面亲以政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成为其就职后首位访美的外国领导人，且在三个月内两度访问白宫；美国国务卿鲁比奥（Marco Antonio Rubio）亦将中东首访定为以色列，双方在加沙冲突与伊朗核问题上紧密协调，凸显美以特殊同盟关系。特朗普明确摒弃拜登时期的有限“巴以平衡”策略，全方位倒向以色列，其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加沙政策激进转向。特朗普公开发表“清空”和“接管”加沙的言论，主张将巴勒斯坦人全部迁出加沙，并要求埃及、约旦等阿拉伯国家接收难民。2025年1月25日以来，特朗普多次声称美国将“接管”并“拥有”加沙，甚至计划将其改造为旅游度假胜地，以打造“中东的里维埃拉”。^[1]此举实质性否定巴勒斯坦对加沙的主权和治权，甚至超出以方的期待，内塔尼亚胡因此称特朗普为“以色列在白宫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朋友”。^[2]

二是军事支持全面升级。新一届特朗普政府加速对以军售，解除拜登政府向以出口相关武器的禁令，开始向以色列输送 MK-84 重型炸弹，批准了总额近 120 亿美元的军售订单（含 74 亿美元订单及两项合计超过 27 亿的追加订单）^[3]，并绕过《武器出口管制法》规定的国会审查要求快速推进。2025年3月初，鲁比奥与内塔尼亚胡通话时，再次承诺将紧急提供 40 亿美元的军

[1] “Trump’s Gaza ‘Riviera’ Plan is the Most Outlandish Idea in the History of US Middle East Peacemaking,” CNN, February 5, 2025, <https://edition.cnn.com/2025/02/05/politics/trump-gaza-takeover-analysis/>.

[2] U.S. Department of State, “Secretary of State Marco Rubio and Israeli Prime Minister Benjamin Netanyahu,” February 16, 2025, <https://www.state.gov/secretary-of-state-marco-rubio-and-israeli-prime-minister-benjamin-netanyahu/>.

[3] U.S. Department of State, “Military Assistance to Israel,” March 1, 2025, <https://www.state.gov/military-assistance-to-israel/>.

事援助。^[1] 尽管特朗普成立“政府效率部”（DOGE）大幅压缩对外援助资金，但对以援助却逆势增长。6月以色列与伊朗爆发军事冲突后，美国加大了对以色列的武器援助和情报、防空支持，协助以色列拦截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

三是政治背书与施压并行。特朗普的内阁成员均奉行亲以立场，被外界视为以色列利益的“代言人”。2025年2月访以期间，国务卿鲁比奥重申对以色列的坚定支持，包括支持其在加沙的作战行动，强调“哈马斯作为恐怖组织必须被清除”。^[2] 同时，新一届特朗普政府无视联合国相关决议及“两国方案”，企图通过对哈马斯及阿拉伯国家的外交施压，强推其“加沙安置计划”。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Steve Witkoff）表示，特朗普认为是时候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了，美国将与其他国家一起为加沙居民提供“永久解决方案”。^[3] 其实质是延续《亚伯拉罕协议》路径，单方面重塑以色列为中心、边缘化“两国方案”的巴以格局。

值得注意的是，2025年4月以来，由于加沙问题复杂难解和以色列一意孤行，特朗普对加沙问题的兴趣显著下降，对以色列和内塔尼亚胡的不满上升，美以分歧有所增大。5月初，特朗普以讨论打击胡塞武装的“群聊泄密”事件为由，解除了时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华尔兹（Michael Waltz）的职务，而华尔兹未经特朗普授权与以方就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进行密切协调也是其被解职的重要缘由。6月初，特朗普解雇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多名“极度亲以”的高级官员，明确对外传达出其遵循的原则是“美国优先”，而不是“以色列优先”。^[4]

[1] U.S. Department of State, “Secretary Rubio’s Call with Israeli Prime Minister Netanyahu,” March 4, 2025, <https://www.state.gov/secretary-rubios-call-with-israeli-prime-minister-netanyahu-2/>.

[2] U.S. Department of State, “Secretary of State Marco Rubio and Israeli Prime Minister Benjamin Netanyahu,” February 16, 2025, <https://www.state.gov/secretary-of-state-marco-rubio-and-israeli-prime-minister-benjamin-netanyahu/>.

[3] “Steve Witkoff, Trump Envoy, Says Developers Will Convene on Gaza Future,” Al Arabiya, February 26, 2025, <https://english.alarabiya.net/News/middle-east/2025/02/26/steve-witkoff-trump-envoy-says-developers-will-convene-on-gaza-future>.

[4] “Top pro-Israel officials sacked amid Trump-Netanyahu spat over Gaza war, Iran: Report,” PressTV, June 3, 2025, <https://www.presstv.ir/Detail/2025/06/03/749140/Trump-administration-dismissals-Yedioth-Ahronoth-pro-Israel-stances>.

（二）阻止伊朗拥核：打压与谈判两手抓

特朗普在第一任期时就对伊朗持极端强硬立场。2018年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后，美国对伊开启“极限施压”：实施超1500项制裁扼杀伊朗石油出口，致其原油产量和出口量暴跌，损失巨大。根据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数据，从2017年到2020年，伊朗石油日产量从381万桶降至198万桶，出口量从210万桶降至40万桶；其间石油出口收入从2018年的605亿美元暴跌至2019年的192亿美元。^[1]2019年美国又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策动地区国家构筑“反伊朗统一战线”；2020年定点清除了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Qasem Soleimani)，意图以经济制裁与军事威慑促成伊政权更迭。

相较于第一任期，特朗普第二任期的伊朗政策转向“制裁高压与谈判诱惑”双轨并行策略，试图利用伊朗内外严峻挑战的有利时机，迫使其做出重大妥协，以实现美国对中东地区形势的主导与重塑。

一方面升级极限施压工具。2024年美国大选期间，特朗普指责伊朗试图对其本人实施暗杀，并将伊朗核问题扩大为系统性的“伊朗问题”，指控伊朗在推动核计划、研制弹道导弹、侵犯人权、干涉阿拉伯国家内政、挑战美国的地区主导权等诸多方面成为“地区动荡的根源”。在此背景下，特朗普于2025年2月4日签署《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NSPM)，重启对伊“极限施压”，以压促变、以压促谈的政策特征突出。该文件提出要剥夺伊朗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能力，消灭伊朗的“恐怖主义网络”，遏制伊朗发展导弹及其他非对称和常规武器能力。根据这一文件，美国从以下几方面对伊朗展开极限施压：一是加大制裁力度，“将伊朗石油出口归零”。由美国财政部主导对伊制裁行动，对违反规定的任何实体实施制裁并建立强制执行机制；美国国务院则配合修改或撤销现有的制裁豁免。二是重新强调伊朗是“恐怖主义的主要支持者”，在司法层面遏制和打击伊朗的境外“恐怖主义活动”。

[1] OPEC Annual Report, <https://www.opec.org/annual-report.html>; 《伊朗2019年石油出口收入降至1/3》，中国商务部网站，2020年7月15日，<https://m.mofcom.gov.cn/article/i/jyj1/j/202007/20200702983223.shtml>。

美国司法部将调查、打击和起诉由伊朗代理人赞助的美国境内网络、间谍或团体；起诉任何伤害美国公民的伊朗资助“恐怖组织”的领导人和成员。三是采取措施迫使伊朗放弃核计划，强调“不会容忍伊朗拥有核武器能力”，并重建针对伊朗的国际制裁联盟，包括在联合国层面恢复对伊朗的国际制裁和限制措施。^[1]

作为对伊朗极限施压的重要措施，美国再次祭出“长臂管辖”工具，限制伊朗从国外获取导弹、无人机等敏感技术与材料。2025年2月以来，美国财政部以“资助伊朗及其支持的激进组织”为由，对中国、阿联酋、印度等国的数十人及运输伊朗原油的油轮实施制裁，涉及价值数亿美元的货物。^[2]同时，美国以“帮助伊朗采购无人机部件”为借口制裁6家中国企业，并以“运输伊朗石油”和“购买伊朗石油”为名，将多国船只、实体及中国部分炼油厂、石油码头公司列入制裁名单。^[3]即使在美伊开启核谈判之后，美国仍持续收紧对伊朗的围堵。

另一方面主动铺设谈判轨道，展现灵活性以促成交易式外交突破。特朗普表示愿意摒弃其第一任期“政权更迭”的诉求^[4]，与伊朗达成新协议，并一再否认美国将与以色列合作对伊动武。^[5]2025年3月7日，特朗普主

[1] The White House, “Fact Sheet: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Restores Maximum Pressure on Iran,” February 4,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fact-sheets/2025/02/fact-sheet-president-donald-j-trump-restores-maximum-pressure-on-iran/>.

[2] “US Imposes More Sanctions on Iranian Oil Trade after Trump Calls to Drive Exports ‘to Zero’,” Associated Press, February 25, 2025, <https://apnews.com/article/iran-treasury-sanctions-oil-trump-5913f2d2a0f7a2dfa4ca2a146bc1a15b>.

[3] U.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Sanctioning Entities Purchasing and Transporting Iranian Oil to Further Impose Maximum Pressure on Iran,” March 20, 2025, <https://www.state.gov/sanctioning-entities-purchasing-and-transporting-iranian-oil-to-further-impose-maximum-pressure-on-iran/>.

[4] Seyed Hossein Mousavian, “A Call That Could Change History: Trump and Pezeshkian’s Moment to Forge Peace,” *The Hill*, January 17, 2025, <https://thehill.com/opinion/5090264-trump-iran-nuclear-deal/>.

[5] “Denying US and Israel are Planning a Strike, Trump Says He Wants a Deal with Iran,” *The Times of Israel*, February 5 2025,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denying-us-and-israel-are-planning-a-strike-trump-says-he-wants-a-deal-with-iran/>.

动致信伊朗领导人，提议谈判以避免军事行动，甚至释放将伊朗纳入《亚伯拉罕协议》的可能性。^[1]此外，相关国家亦有意斡旋美伊关系以达成一项新协议。沙特表示愿意在美伊之间进行调解，希望利用其与特朗普的密切关系为美伊提供外交桥梁，以达成一项限制伊朗核计划的新协议。^[2]俄罗斯也明确提出将在美伊之间进行斡旋，推动双方就核问题展开谈判。经过前期的一系列接触互动，特朗普在4月上旬表示将与伊朗展开谈判，伊朗外长阿拉格齐（Abbas Araqchi）也证实了这一消息。4月12日，分别由维特科夫和阿拉格齐率领的美伊代表团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了首轮谈判，这是自2018年美国退出伊核协议以来双方首次高级别正式谈判。至5月底，美伊双方在阿曼斡旋下进行了五轮核问题谈判，但因双方立场差距较大，未能达成一致，且受到以色列的强烈反对。

需要指出的是，在即将举行第六轮核问题谈判之前，以色列突然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以伊冲突爆发，伊核问题谈判因此暂时中断。冲突期间，特朗普又以“伊朗正在发展核武”为由，悍然命令美军空袭处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管下的伊朗核设施，创下极其恶劣的先例。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思（Pete Hegseth）在介绍空袭情况时透露美方用了“数周至数月时间进行部署和准备”^[3]，显示对伊动武也是特朗普的一个应急选项。以伊停火后特朗普又宣布将恢复与伊朗的谈判，并扬言要促伊放弃“拥核野心”，表明特朗普也没有放弃以谈促变这个相对“软”的一手。

[1] Brian Katulis, Athena Masthoff, “How Donald Trump might tackle the Middle East in 2025,” The Middle East Institute, November 6, 2024, <https://www.mei.edu/publications/how-donald-trump-might-tackle-the-middle-east-2025>.

[2] Abbas Al Lawati, “Saudi Arabia Seeks to Mediate between Trump and Iran on New Nuclear Deal,” CNN, February 16, 2025, <https://edition.cnn.com/2025/02/16/middleeast/saudi-arabia-trump-iran-nuclear-deal-intl/index.html>.

[3]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Transcript: Secretary of Defense Pete Hegseth and Chairman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General Dan Caine Hold a Press Conference,” June 22, 2025, <https://www.defense.gov/News/Transcripts/Transcript/Article/4222543/secretary-of-defense-pete-hegseth-and-chairman-of-the-joint-chiefs-of-staff-gen/>.

（三）着眼于大国竞争，通过“投资”+“安全”强化与海合会国家的联盟关系

海合会国家作为美国主要盟友和温和阿拉伯国家的代表，是美国重塑中东战略以及应对伊朗威胁、开展大国竞争的关键支撑。在第一任期，特朗普就与海合会国家领导人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因此，海合会国家普遍认为特朗普重新当选是“积极有利的”，期待与之展开“更密切的合作”。^[1]作为美国在海湾地区的核心盟友与关键伙伴，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在2025年1月23日就主动致电特朗普，成为其重返白宫后首位通话的外国领导人。^[2]美沙关系呈现快速升温势头。与此同时，沙特、阿联酋、卡塔尔、阿曼等国在斡旋俄乌冲突、巴以冲突、伊朗核问题、也门问题上也都发挥了独特作用。例如，沙特主持美俄外长会谈、阿曼斡旋美伊核问题谈判，都受到特朗普的肯定，双方的政治互信得到了进一步提升。这些为特朗普延续并强化其两个任期一以贯之的基于高度交易性的外交政策奠定了基础。

一方面，“投资绑定”成为美国—海合会关系的双支柱之一。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就试图联合海湾国家构建“阿拉伯版北约”，以服务于美国战略收缩与大国竞争议程。进入第二任期后，其策略更趋务实：抛弃拜登政府的“价值观外交”，转而通过吸引海合会国家对美投资、扩大防务与科技合作来锁定盟友关系，以此延缓这些国家“向东看”的进程。为此，特朗普签署了《“美国优先”投资政策备忘录》，明确“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将鼓励盟国投资作为重要内容之一。^[3]特朗普高度期待并积极推动海湾盟友，尤其是沙

[1] Yoel Guzansky, Amira Oron and Ofir Winter, “The Arab World and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2.0,” *INSS Insight No. 1939*, The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February 5, 2025, <https://www.inss.org.il/publication/trump-middle-east/>.

[2] The White House, “Readout of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Call with Crown Prince Mohammed Bin Salman,” January 23,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2025/01/readout-of-president-donald-j-trump-call-with-crown-prince-mohammad-bin-salman/>.

[3] The White House, *America First Investment Policy*, February 21,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2025/02/america-first-investment-policy/>.

特、阿联酋等核心伙伴，增加对美投资及购买美国军火、飞机等产品。沙特、阿联酋等海合会国家亦对此进行了积极的回应，抓住机会提升双边关系。特朗普 2025 年 5 月中旬对沙特、卡塔尔、阿联酋的访问可谓“成果丰硕”，与三国签署的经济协议总额高达 2 万亿美元。其中，沙特不仅承诺未来 4 年内向美投资至少 6000 亿美元，更签署价值 1420 亿美元的“史上最大军购协议”^[1]；卡塔尔签署了总额高达 1.2 万亿美元的经济框架协议、超过 2435 亿美元的一揽子商业协议，包括购买 210 架波音飞机（约 960 亿美元）和约 30 亿美元的军火^[2]；阿联酋则与美达成总额超过 2000 亿美元的商业协议，并承诺未来 10 年对美投资 1.4 万亿美元。^[3]新一届特朗普政府视这些“历史性合作”为提振美国经济、彰显其外交政绩的关键支撑，并通过取消对海湾国家的先进芯片出口限制，拓展在能源、人工智能、云服务等领域的前沿领域的合作，将海合会塑造成高新技术领域的重要伙伴。^[4]

另一方面，安全合作依然是双方关系的重要支柱。新一届特朗普政府深知海湾国家对美安全依赖度高，并对第一任期与沙特达成的 1100 亿美元军售大单津津乐道。因此，特朗普复制此前的成功模式，再次与海合会国

[1] The White House, “Fact Sheet: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Secures Historic \$600 Billion Investment Commitment in Saudi Arabia,” May 13,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fact-sheets/2025/05/fact-sheet-president-donald-j-trump-secures-historic-600-billion-investment-commitment-in-saudi-arabia/>.

[2] The White House, “Fact Sheet: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Secures Historic \$1.2 Trillion Economic Commitment in Qatar,” May 14,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fact-sheets/2025/05/fact-sheet-president-donald-j-trump-secures-historic-1-2-trillion-economic-commitment-in-qatar/>.

[3] The White House, “Fact Sheet: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Secures \$200 Billion in New U.S.-UAE Deals and Accelerates Previously Committed \$1.4 Trillion UAE Investment,” May 16,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fact-sheets/2025/05/fact-sheet-president-donald-j-trump-secures-200-billion-in-new-u-s-uae-deals-and-accelerates-previously-committed-1-4-trillion-uae-investment/>.

[4] The White House, “What They are Saying: Trillions in Great Deals Secured for America Thanks to President Trump,” May 16,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articles/2025/05/what-they-are-saying-trillions-in-great-deals-secured-for-america-thanks-to-president-trump/>.

家达成新的大规模军售协议，并在应对伊朗核问题、打击也门胡塞武装与维护红海安全等重要地区安全议题上赢得海湾盟友的支持。2025年1月22日，特朗普再度上任后仅两天即签署行政令，宣布将也门胡塞武装重新列为“国际恐怖组织”^[1]，并自3月起增兵红海对该武装数次发动大规模空袭。尽管后期转向谈判，最终于5月在阿曼斡旋下与胡塞武装暂时“握手言和”，但也凸显出美国与海合会国家安全合作的紧密程度。6月以色列与伊朗冲突期间，海湾地区局势也骤然紧张，伊朗在核设施被美打击后用导弹攻击了在卡塔尔的美军基地，并一度威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与海合会国家为此加大了协调合作，共同应对地区安全挑战，而卡塔尔对促成以伊停火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新一届特朗普政府调整中东政策的主要动因

特朗普第二任期的中东政策既延续了其第一任期“美国优先”的核心逻辑，又在政策倾向、战略布局及策略手段等方面出现新的调整变化，表现出更具现实性与交易性、更为个性化和灵活性的特点。特朗普的中东政策调整既受到其个人执政风格与国内政治压力的影响，也受到地区格局变化与大国竞争需要的推动。

（一）受特朗普强烈个人决策风格的影响

特朗普第一任期的中东政策已显现出对美国传统外交原则和地区秩序的破坏性与反建制主义特征。^[2]在其第二任期，特朗普在外交事务中更为倚重直觉与非建制派顾问，其个人集权风格与“非传统”外交特色愈发突出。一方面，他在挑选内阁成员时，核心考量标准为理念契合且忠诚度高，致使其政府内部充斥着“听话之人”与政策执行者，决策者几乎唯特朗普一人。

[1] The White House, “Designation of Ansar Allah as a Foreign Terrorist Organization,” January 22,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2025/01/designation-of-ansar-allah-as-a-foreign-terrorist-organization/>.

[2] Reuben Steff & Alan Tidwell, “Understanding and Evaluating Trump’s Foreign Policy: A Three Frame Analysis,”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74, No.4, 2020, p.412.

而特朗普的决策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个人直觉与经验，以及部分非建制派顾问（如国务卿鲁比奥）的意见，偏好小集团、小圈子决策。这导致美国的外交政策凸显自我中心主义和单边主义倾向，并因战略规划缺失而随意性、易变性特征明显。

另一方面，特朗普秉持“美国优先”理念，注重现实利益和短期收益，其行事方式全方位渗透着商业思维模式，从而使外交政策展现出鲜明的利己性与交易性特征。特朗普谙熟谈判思维，坚信商业交易模式的有效性和普适性，认为无论是贸易不平衡问题、投资与科技合作，还是诸如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伊朗核问题等地缘政治挑战，皆可通过谈判交易方式得到解决，并借此实现美国的利益最大化，追求“乱中取利”之效。

特朗普这种个人执政风格在中东外交舞台上展露无遗：其简单粗暴的言行及所推行的单边霸凌霸道的激进政策严重搅动地区局势，而反复无常的决策已然成为影响中东局势走向的最主要不确定性因素。而特朗普本人却仍然对迅速终结地区冲突抱有信心——渴望获得“和平总统”的美誉，执着于追求外交声望与政治遗产，甚至对诺贝尔和平奖心生觊觎。^[1]

特朗普的个人心理与风格对其中东政策议程产生了直接且深刻的影响。其上台伊始，先是致力于结束加沙地区的长期冲突，后又主动寻求与伊朗开展谈判以达成新的协议，这些举措均是其外交风格的外在表现。在伊朗核问题上，特朗普企图先借极限施压抬高谈判筹码，再伺机通过谈判达成协议，极限施压在某种程度上演变为其一种谈判策略。在与海合会国家的关系中，特朗普则采取多杠杆联动策略：以军售强化安全绑定、以科技合作释放准入红利、以解除叙利亚制裁等地缘政治让步作为交易筹码，从而获取巨额的经济回报——海合会国家承诺了数万亿美元的对美投资与合作

[1] “‘I Want to be a Peacemaker, Stop All Wars’: Trump Hails Hostage Releases in Inaugural Address,” *The Times of Israel*, January 20, 2025,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peacemaker-and-unifier-trump-hails-gaza-deal-in-his-second-inaugural-address/>;
“Trump Craves Recognition as the Peacemaker President,” *Independent*, May 12, 2025, <https://www.independent.co.uk/news/world/americas/us-politics/trump-india-pakistan-ceasefire-putin-russia-ukraine-peace-talks-b2748988.html>.

计划，有力地支持了特朗普的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绩需求。特朗普的海湾三国之行表明，美国外交政策的原则已然转向非意识形态化、“商业友好”、厌恶长期战争及交易性。^[1]

（二）受国内政治生态重组的驱动

相较于其第一任期，特朗普的国内支持者及其面临的国内政治环境有所变化，美国国内保守福音派、军工集团及科技公司对其外交政策的影响增大。

在中东政策上，新一届特朗普政府的亲以立场得到强化，崇尚以实力谋利益、以实力求和平，对强势施压与军事行动的偏好上升。其政策班子中充斥着亲以与反伊朗色彩浓厚的人物。特朗普当选后迅速任命犹太富豪史蒂夫·威特科夫为美国中东特使，提名极端亲以的阿肯色州前州长迈克·哈卡比（Mike Huckabee）为驻以色列大使，全方位加强对以色列的支持，以满足国内保守福音派和亲以势力的要求。

美国军工集团作为共和党传统的支持者，为推动当局放松对外武器出口限制、开拓国际航空市场，着力加大对特朗普团队的游说力度。随之，特朗普再次上台后迅速解除了拜登政府时期对以色列重型炸弹的出口限制，并绕过国会紧急向以提供约 40 亿美元的军事援助。^[2]除了向以色列加快售武之外，新一届特朗普政府还积极向海合会国家推销美国武器、飞机和科技产品。在 2025 年 5 月特朗普海湾之行期间，众多美国军工与科技企业巨头随行，特朗普与沙特、卡塔尔、阿联酋签订了数千亿美元的武器和波音飞机出口合同，同时改变了拜登政府时期对海合会国家的高端芯片出口限制政策，双方决定在人工智能、云计划、大数据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有望使美国军工集团和科技企业从中获取巨大利益。

值得一提的是，新一届特朗普政府的中东政策并非只受传统利益集团

[1] Paul Salem, “How Trump’s Gulf Visit Could Transform the Middle East,” *The National*, May 16, 2025, <https://www.thenationalnews.com/opinion/2025/05/16/trump-gulf-visit-middle-east-politics-economics-security-ai-energy/>.

[2] U.S. Department of State, “Military Assistance to Israel,” March 1, 2025, <https://www.state.gov/military-assistance-to-israel/>.

驱动。随着科技发展的优先级不断提升，特朗普开始将人工智能列为国家安全支柱，与科技公司形成紧密的合作关系，其领导下的“科技工业复合体”初现雏形。这一新兴力量与传统军工集团相互呼应，共同影响着美国中东政策的走向。^[1]例如，特朗普依托 OpenAI、甲骨文等美国科技公司推出大型人工智能基础设施项目“星际之门”（Stargate），鉴于该项目投资额和耗能规模巨大，美国将海合会国家纳入合作伙伴名单。特朗普访问海湾地区期间，宣布在阿联酋共建 5GW 的大型数据中心，成为“星际之门”在境外的首个落地项目。^[2]

与此同时，美国国内围绕特朗普政策的争议加剧。不仅民主党与特朗普的矛盾根深蒂固，来自共和党内部及普通民众对其政策的批评也日益增多，政府内部的改革争议、安全泄密丑闻、加州等地因驱逐非法移民引发的激烈对抗与社会撕裂，以及调解俄乌冲突难有成效、“关税战”难以打赢等现实难题，更让特朗普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面对超过 36 万亿美元的国债及 2026 年国会中期选举的压力，特朗普有意将中东转化为“政治资产提款机”，试图借此实现短期利益最大化，彰显“美国优先”的政策成果，进而凸显自身治理能力与提升个人威望，以凝聚国内政治支持。

（三）看到地区权力格局剧变带来的所谓“机遇”

近年来，美国在中东地区持续推行战略收缩，试图通过重塑盟友体系、聚焦大国竞争来打造一个新的中东战略格局。然而，2023 年 10 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中东地区的“冲突潮”打乱了美国的战略部署，使其战略收缩进程受阻，整合地区盟友、重塑联盟体系的计划难以推进，无法有效遏制伊朗等反以反美力量以及聚焦开展大国竞争。中东冲突的加剧不仅凸显出美国在巴以问题上的无力，也反映了美国中东战略收缩难以顺利实

[1] 马赞菲、毛维准：《特朗普政府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政策探析》，载《现代国际关系》2025 年第 4 期，第 13 页。

[2] “Stargate UAE: OpenAI to build world’s largest AI data centre in Abu Dhabi,” *Gulf News*, May 22, 2025, <https://gulfnews.com/business/markets/uae-openai-will-build-massive-stargate-ai-center-in-abu-dhabi-1.500136990>.

现的困境。在此背景下,特朗普在坚持战略收缩的基础上不断调整政策方式,试图重塑联盟体系和地区格局,以摆脱当前的战略困境。

在第一任期内,特朗普就极力推动美国的中东盟国“抱团”遏制伊朗,为美国从中东“撤退”创造条件。^[1]进入第二任期,特朗普继续在中东地区推行战略收缩,秉持“挺以反伊”的基本立场,希望进一步实施《亚伯拉罕协议》,重塑地区盟友体系。《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最大外交成就”,其既定目标是推动沙特等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近一个时期以来中东局势的新变化,如黎巴嫩真主党遭遇毁灭性打击、叙利亚政权更迭等阿拉伯国家局势的剧变以及伊朗地区影响力前所未有的削弱,在特朗普看来是为推进其相关设想提供了“有利条件”。特朗普将沙特视为实施《亚伯拉罕协议》的关键,期望推动达成一个旨在解决沙特、美国和以色列之间争议并满足三方诉求的“大交易”,从而实现沙特与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因此,他在访问中东期间再次敦促沙特等国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甚至考虑未来将叙利亚也纳入其中。

与此同时,在美西方看来,伊朗正处于“1979年以来最虚弱的时刻”^[2],这为美国重塑中东地区格局提供了“重要机遇”。特朗普再度上台前后,以伊朗为首的“什叶派抵抗轴心”遭遇了沉重打击,地区影响力断崖式下跌。加之特朗普重启对伊“极限施压”,美以联合在多条战线上对伊朗进行打击,加剧了伊朗面临的外部安全威胁。而伊朗国内的经济状况也持续恶化,严重的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导致经济危机不断深化,民众不满情绪上升,伊朗政府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治理压力。在此背景下,伊朗释放谈判信号,总统佩泽希齐扬(Masoud Pezeshkian)及其他伊朗官员多次表示,愿意与美方就新的核协议及其他问题进行接触和对话。^[3]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也

[1] 孙兴杰:《美国战略收缩与中美关系演化》,载《国际问题研究》2021年第1期,第73页。

[2] Jonathan Panikoff, “Will Trump Strike Iran or Strike a Deal?” *Foreign Policy*, January 13, 2025,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5/01/13/trump-iran--houthis-uae-saudi-diplomacy-nuclear-deal-maximum-pressure>.

[3] “Iran Open to Talks but Won’t Bow to Pressure, Says Pezeshkian,” *Tasnim News Agency*, February 28, 2025, <https://www.tasnimnews.com/en/news/2025/02/28/3266676/iran-open-to-talks-but-won-t-bow-to-pressure-says-pezeshkian>.

谨慎地为和谈留下空间，释放出愿意谈判的姿态。伊朗希望利用特朗普的交易性偏好达成新的协议，以缓解自身压力。因此，特朗普力图抓住这一“历史性机会”，软硬兼施，甚至不惜动用武力，以迫使伊朗妥协，以最大限度压制伊朗影响力，同时减少美国的战略投入。总之，伊核问题对于美伊双方来说都是一个可以谈判的筹码。这就为特朗普采取对伊“打压—谈判”的双轨政策提供了可能，以谈判诱导辅助制裁施压。

（四）出于遏制“战略竞争对手”的需要

近十余年来，中国与海合会国家的经贸往来持续深化。海合会与中国贸易额在2009年首次超过美国，2013年又超过了欧盟。中国长期为海合会最大贸易伙伴，至2024年，海合会与中国双边贸易额高达2880亿美元。^[1]在此期间，海合会国家积极把握中国发展带来的新机遇，加速在商业上“向东看”，中国企业也掀起赴海湾国家投资的热潮，双方在新技术领域的合作发展迅猛。2023年，中国又成功促成了沙特和伊朗的和解。2024年1月，阿联酋正式成为金砖国家机制成员，沙特也制度化地参与金砖国家机制框架下的活动。对于这些进展，美国自然是充满焦虑，并臆测“中国正在填补其战略收缩所留下的权力真空”。在此背景下，美国急于阻止海合会国家与中国的战略合作。

自特朗普第一任期起，美国就把大国战略竞争置于首位，从大国竞争视角看待中国在中东的战略动机，并不断将大国竞争因素引入其中东战略。第一届特朗普政府将阻止中俄在中东地区影响力的上升视为重要目标，施压地区国家选边站队。拜登政府则将“选择性竞争”作为在中东对华战略竞争的路径，通过制造舆论、胁迫、利诱等手段，试图拉拢和逼压地区盟友伙伴配合美国的遏华战略。^[2]拜登政府的中东战略将遏制中俄在中东影响力作为主要目标，涵盖重塑地区规则、重建与地区盟伴关系、重建区域

[1] The State Counci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ew Inter-regional Cooperation Model in Asia Boosts Global South Unity," May 25, 2025, https://english.www.gov.cn/news/202505/25/content_WS6832b6b4c6d0868f4e8f2d42.html.

[2] 张帆：《拜登政府在中东地区的对华战略竞争评析》，载《当代美国评论》2023年第4期，第64页。

安全体系、重塑区域供应链和价值链等内容，体现出鲜明的霸权护持色彩。^[1] 尽管新一届特朗普政府的内外政策大多具有不确定性，但遏制打压“战略竞争对手”是其最具确定性的政策议程之一。

特朗普第二任期注重将对华科技脱钩嵌入美国的中东战略之中，其重点对象就是海合会国家。美国智库学者在特朗普访问海湾之前就提出，美国迎来一个重新定义与沙特伙伴关系的机会——超越传统的“石油换安全”框架，以人工智能和数字基础设施为中心的新伙伴关系锚定 21 世纪的美沙关系。^[2] 总体来看，新一届特朗普政府综合运用施压和拉拢的两手策略，以遏制中国与海合会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一方面，美国继续强调和渲染中国企业产品的“技术安全威胁”，并以拒绝军售、终止情报合作、不再提供安全保护等强硬手段进行施压，迫使中东国家拒绝中国产品设备与技术服务。另一方面，特朗普一改拜登政府时期的限制举措，允许向海湾国家出口高端芯片，并将其视为在人工智能等高科技领域的关键合作伙伴；以排斥对华合作为前提，推动美国科技企业与海湾国家展开深度合作。美国试图通过“技术准入”+“投资绑定”构建排他性的技术新格局，进而实现打压中国在中东影响力的目的。特朗普在访问海湾三国后接受采访时宣称，他“改变了海湾国家向中国靠拢的趋势”，让它们“停留在美国的怀抱中非常重要”。^[3]

三、新一届特朗普政府中东政策的影响及前景

特朗普一向秉持实用主义、交易主义思维，通过安全、经济和外交上的利益交换争取盟友对其外交政策的支持，在获取现实利益的同时绑定盟

[1] 唐志超：《美国的中东战略调整：环境塑造与秩序重建》，载《西亚非洲》2024 第 2 期，第 3 页。

[2] Mohammed Soliman, “Realigning US–Saudi relations for the AI era,” The Middle East Institute, May 5, 2025, <https://www.mei.edu/publications/realigning-us-saudi-relations-ai-era>.

[3] “Interview: Bret Baier of Fox News Interviews Donald Trump in Abu Dhabi,” *Roll Call*, May 16, 2025, <https://rollcall.com/factbase/trump/transcript/donald-trump-interview-bret-baier-fox-news-may-16-2025/>.

友、遏制对手和应对大国竞争。一方面,特朗普高举“美国优先”的大旗,以极端利己为出发点牵引外交政策,注重从盟友和对手处获取现实利益,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导致政策延续性缺失。另一方面,特朗普将外交关系彻底异化为商业交易,只要“价码”合适,一切均可交易,力求以最小成本换取最大收益。在此背景下,意识形态、国际规则与长远战略规划都被特朗普抛诸脑后,其外交政策则呈现出“非线性”、功利性、交易性、易变性及单边主义的特征。这种外交逻辑在其中东政策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对于地区盟友,特朗普既要求其承担更大责任以减轻美国安全成本,又通过军售、石油美元投资等方式从盟友身上榨取更大经济价值,同时通过满足地区国家的安全或地缘政治诉求,将其纳入美国的中东政策框架之中。在遏制地区对手和应对大国竞争方面,美国也遵循类似逻辑,通过交易绑定地区盟友,促使其支持美国的地区政策,在新兴科技与重大基础设施等领域与中国脱钩。

特朗普莽撞而易变的中东政策迅速搅动地区局势,在加沙冲突、伊朗核问题、海湾地区及也门等议题上产生复杂影响——既加剧了地区形势的不确定性,又带来某种破局可能。然而,其政策目标的内在矛盾性与地区形势的复杂性,将使美国中东政策呈现明显的不确定性。^[1]在加沙问题上,特朗普单边偏袒以色列的政策遭到地区国家及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导致巴以和平陷入僵局,而这影响到《亚伯拉罕协议》的推进,尤其是沙以关系正常化前景。在伊朗核问题上,特朗普极限施压策略使伊朗面临多重压力,虽然双方启动了核问题谈判但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尽管特朗普坚定对以色列给予全方位支持,却又重视与沙特等海合会国家的政策协调,而对伊开展核谈判却又无法控制以色列,这势必引发美国中东政策的新困境。

2025年6月爆发的以色列与伊朗冲突,对特朗普的中东政策带来新的重大冲击。以色列与伊朗摊牌使美伊核谈判一度中断,特朗普对伊“打压—谈判双轨政策”也因美国对伊核设施动武而呈现出更加强硬的单边主义和

[1] 牛新春:《特朗普2.0美国中东政策的“变”与“不变”》,载《当代世界》2025年第2期,第48页。

冒险主义色彩；加沙危机更加难以解决，海湾地区安全形势重现紧张，美国可能不得不加大在中东的安全投入，重塑盟友体系的目标也面临新挑战。

（一）美伊核谈判一波三折，“双轨政策”前景难料

特朗普再度执政后，美国和伊朗均有达成新伊核协议的诉求。就美方而言，特朗普寄望一劳永逸地解决包括地缘政治和伊核问题在内的全部伊朗问题，存在与伊朗进行接触甚至达成新协议的可能。^[1]就伊方而言，在面临美以军事打击风险及乌克兰危机的安全警示下，其为维护自身安全而加快了核技术开发，将之作为对美博弈的关键筹码。2025年2月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报告显示，伊朗浓缩铀库存在三个月内激增50%以上，60%以上高纯度浓缩铀存量已达到275公斤（足以制造6枚核弹）^[2]，这一进展加剧了美国阻止伊朗获取核武器的紧迫性。

2025年4月以来，美伊两国先后举行了五轮核问题谈判，总体上双方反应积极，互信有所增强，谈判逐步进入实质性阶段。5月14日，伊朗最高领袖政治顾问沙姆哈尼（Ali Shamkhani）提出具体方案：伊朗承诺永不制造核武器，销毁其高纯度浓缩铀库存，同意仅保留民用所需的低纯度浓缩铀，甚至可以与沙特和阿联酋共同开展铀浓缩，以换取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所有经济制裁。^[3]然而，基于美伊长期对抗的历史和战略互信严重缺失的现实，双方对协议内容的巨大分歧，以及特朗普政府深受以色列影响，美伊达成协议的难度超出了双方预期。哈梅内伊主导下的伊朗对美国的强烈不信任情绪与新一届特朗普政府的浓重单边主义倾向成为美伊谈判的重大障碍。经过五轮谈判后，美伊两国都意识到在铀浓缩等关键问题上双方立场存在巨大差距，加之以色列从中作梗，特朗普政府的态度逐步出现了重

[1] 刘中民：《从特朗普到特朗普：美国中东政策的主要议题及其前景》，载《思想理论战线》2025年第1期，第91页。

[2] “Iran Has Enough Uranium for Six Nuclear Weapons, IAEA Warns,” *The Jerusalem Post*, March 3, 2025, <https://m.jpost.com/middle-east/article-844476>.

[3] “Top Iran Aide Says Nuclear Deal Possible for Sanctions Relief,” *Al Arabiya*, May 15, 2025, <https://english.alarabiya.net/News/middle-east/2025/05/15/top-iran-aide-says-nuclear-deal-possible-for-sanctions-relief>.

大变化，美伊之间难以达成新的协议。

2025年6月，以色列和伊朗发生激烈冲突，双方从攻击对方军事设施升级为攻击对方行政机构、电视台、炼油厂、医院、交易所等民用设施，冲突一度全面升级、濒临失控。以色列挑起冲突的目标之一就是破坏美伊正在进行的核问题谈判，迫使美国重回对伊单边施压立场。伊朗遭遇自两伊战争以来最为惨重的损失，军方众多高层指挥人员被“斩首”，包括纳坦兹铀浓缩工厂在内的核设施遭到严重破坏，十余位核科学家遇袭身亡。在此背景下，虽然特朗普依然表示希望继续与伊朗开展谈判，但伊朗已宣布退出原本计划于6月15日举行的第六轮谈判。^[1]在伊朗看来，美国默许甚至利用谈判掩护以色列的军事行动，证明毫无信用可言，可能促使伊朗加大核开发力度，甚至最终选择拥核自重，中东核扩散风险上升。在此背景下，特朗普的对伊“双轨政策”濒临破产。

6月15日之后，美国开始向中东及周边地区增派与集结军事力量；特朗普更公然要求伊朗“无条件投降”。此举既是对伊朗的极限军事施压，也显然是在为支持以色列的打击行动乃至可能的直接军事介入所做的实质性准备。在美国国内，特别是其铁杆支持者“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阵营内部，对是否应军事打击伊朗存在严重分歧。但6月21日，特朗普最终选择对伊朗发动了直接空袭，使用重型钻地炸弹和巡航导弹打击了伊朗福尔多、伊斯法罕和纳坦兹的核设施。虽然特朗普及美国军方可能早有轰炸伊朗核设施的预案，但其不可能完全预料到后来地区形势的发展变化，对伊军事打击更可能是在伊核问题谈判难以取得进展、以色列战事吃紧和极力游说等形势变化之下临机调整的结果，这也反映出特朗普政府中东政策的不确定性与机会主义甚至冒险主义特征。此次打击不仅导致美伊冲突骤然升级，更严重冲击了美国对伊政策和中东地区安全形势。然而，特朗普并不愿意陷入任何一场地区战争，为避免与伊朗打持久战、消耗战，其坚持宣称已经“彻底摧毁了伊朗的关键核设施”，并开始积极推动以伊停火，

[1] Elizabeth Crisp, "Iran Pulls out of Nuclear Talks with the US," *The Hill*, June 13, 2025, <https://thehill.com/policy/international/5348689-iran-nuclear-deal-talks-suspended>.

以迅速退出战争。6月24日，特朗普促使以色列与伊朗实现临时停火，并警告以伊双方不要破坏停火协议，宣称自己“阻止了战争”。^[1]美以空袭的确对伊朗的核设施与核能力造成了严重打击，但难以彻底摧毁伊朗的核计划与核能力。正如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停火后所强调的，伊朗为获得核技术付出了巨大努力和代价，甚至被强加了一场战争，“伊朗没有人愿意放弃这项技术”。^[2]因此，伊核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并始终横亘在伊朗、以色列与美国之间，而各方原有的谈判基础遭到重创。尽管美伊谈判有望重启，但伊核问题的解决前景仍不容乐观。

（二）加沙问题治理陷入僵局，美国中东战略设想遇阻

特朗普的“清空”与“接管”加沙计划缺乏现实可行性，并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其不仅严重违反国际法和人道主义基本原则，而且破坏了“两国方案”的基础，对巴以和平进程造成新的重大打击，无助于地区局势稳定。《日内瓦公约》明确禁止从被占领土大规模强制转移人口，否则可能构成“种族清洗”、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加沙地带是国际公认的巴勒斯坦领土，美国“接管”和“拥有”加沙也缺乏法律依据，对国际法和国际秩序造成严重冲击和破坏。美国媒体和智库评论指出，特朗普的言论让人联想起西方大国随意重新绘制中东版图和迁移人口的殖民时代，这种行为既是非法的，也是不可能实现的；美国占领加沙不道德、不合法、不现实，根本无可能实现。^[3]

因此，特朗普的相关言论一出，就激起地区国家的强烈反弹，它们对美国的政策意图产生了严重的质疑和抵制。尽管特朗普可能试图通过这一

[1] Callum Sutherland, “Shaky Israel-Iran Cease-Fire Appears to Hold After Trump Publicly Rebukes Both Countries,” *Time*, June 25, 2025, <https://time.com/7297123/trump-warns-israel-bombs-iran-ceasefire/>.

[2] 《伊朗外长：伊朗不会放弃核计划》，新华网，2025年6月25日，<https://www.xinhuanet.com/20250625/b2833b451a784928a65376ee7a2855f8/c.html>。

[3] Alexandra Hutzler, “Unpacking Trump’s Brazen Proposal for a US Takeover of Gaza: ANALYSIS,” ABC News, February 6, 2025, <https://abcnews.go.com/Politics/unpacking-trumps-brazen-proposal-us-takeover-gaza-analysis/story?id=118494471>; Natan Sachs, “American’s Annexation of Gaza Won’t Happen,” Brookings, February 7, 2025,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americas-annexation-of-gaza-wont-happen/>.

威胁迫使阿拉伯国家在加沙问题上采取更多实际行动，但无论其真实意图如何，这一言论已对美国的国际和地区地位造成了极大损害。^[1]美国对以色列的偏袒和纵容严重损害了其国际形象，令阿拉伯世界乃至世界各国对于美国的“双标”立场和纵容以色列的态度感到愤怒和失望。美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因加沙危机而矛盾重重，增加了其后续中东政策布局的难度。

一方面，中东国家均明确拒绝美方的加沙设想，反对任何将巴勒斯坦人从其土地上赶走的企图，强调必须保障巴勒斯坦人留居故土的权利。^[2]特别是被特朗普点名“接收”加沙民众的埃及和约旦对此尤为愤怒，指出该方案将威胁到其本就脆弱的经济和社会稳定，它们不可能配合美国的加沙计划。^[3]国际社会也对美国的计划纷纷表示反对与谴责，普遍认为“强制驱逐”不可接受。自2025年3月以色列重启加沙军事行动以来，国际社会的反对声音不断上升。5月19日，英国、法国、加拿大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的最新军事行动，呼吁其立即停止行动，允许更多人道主义援助进入加沙，否则将采取包括制裁在内的联合行动；欧盟方面宣布将重新审查《欧盟—以色列联系国协议》。

另一方面，阿拉伯国家也在积极寻求破解加沙危机的新方案，旨在制衡美国的“清空”和“接管”加沙计划。2025年2月中旬，埃及主导提出了一项新的加沙重建方案，之后在沙特利雅得召开的阿拉伯国家紧急峰会对该方案进行了讨论。3月，在开罗召开的阿拉伯国家紧急峰会通过了这

[1] Ahmed Fouad Alkhatib, “What Trump Really Wants in Gaza,” *Foreign Policy*, February 6, 2025,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5/02/06/trump-gaza-israel-netanyahu-palestinians-egypt-jordan-saudi-arabia/>.

[2] “Arab Nations Reject Trump’s Call to Relocate Gazans to Neighboring Countries,” CNN, February 1, 2025, <https://edition.cnn.com/2025/02/01/middleeast/arab-nations-trump-gaza-rejects-intl/index.html>.

[3] 2025年2月11日，约旦国王阿卜杜拉（Abdullah II bin Al-Hussein）访美期间，特朗普仍坚称“美国将接管加沙”，阿卜杜拉则重申反对将巴勒斯坦人驱离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并表示这是“阿拉伯国家的一致立场”。参见 The White House, “Readout of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s Meeting with King Abdullah II of Jordan,” February 12,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2025/02/readout-of-president-donald-j-trumps-meeting-with-king-abdullah-ii-of-jordan/>。

一重建计划，其核心内容包括：成立一个不属于任何派别的独立委员会短期管理加沙，并提供 530 亿美元的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和基础设施重建资金，以确保加沙民众留在当地；由阿拉伯国家主导重建工作，并将哈马斯排除在加沙治理之外；同时继续推动实施“两国方案”。5 月的阿盟峰会再次重申了对加沙重建计划的支持，展现了阿拉伯国家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团结。

在当前地区权力格局失衡的背景下，特朗普在加沙问题上的蛮横做法带来多方面的破坏性，使地区局势偏离停火降温的轨道，成为影响中东地区格局演变的最大变量。美国无心扮演负责任的斡旋者角色，特朗普也逐步对复杂的加沙危机失去了热情，巴以和平的前景更加渺茫。处于强势地位的以色列不愿看到巴勒斯坦实现独立建国，内塔尼亚胡多次否定就此进行谈判的方案，国内政治右倾化、强硬派的掣肘和美国的支持都使以色列政府缺乏谈判动力。尽管近期美以分歧有所扩大，但特朗普的巴以政策难有根本性转变，依然在推进《亚伯拉罕协议》，默许以色列在加沙实施新的军事行动，拒绝接受阿拉伯国家的计划，并继续探讨将加沙民众迁往利比亚等地的可能性。在此背景下，加沙治理困境仍看不到解决希望，而以色列与伊朗的全面冲突更加剧了巴以问题的边缘化。

（三）美国与海合会国家关系迎来“蜜月期”，但依然暗藏分歧

特朗普第二任期再次将沙特等海合会国家作为首访目的地，沙特、卡塔尔与阿联酋三国也“投桃报李”，精准把握特朗普的诉求为其送上了合作“大礼包”，共达成了高达 2 万亿美元的投资、军售合作协议。此外，美国将阿联酋、沙特等国作为人工智能、云服务、大数据等高新技术领域的关键合作伙伴，大幅放松对海合会国家的先进芯片出口，包括技术领域在内的相互投资与深度合作有望成为双方同盟关系的新支柱。访问期间，特朗普在沙特参与了美国与海合会国家峰会，提出了“技术驱动的中东重建愿景”，要推动建立一个“以商业、科技、共建为主导”的新地区秩序^[1]，而

[1] The White House, “In Riyadh, President Trump Charts the Course for a Prosperous Future in the Middle East,” May 13,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articles/2025/05/in-riyadh-president-trump-charts-the-course-for-a-prosperous-future-in-the-middle-east/>.

海湾国家显然在其中占据核心地位。此外，特朗普与海湾三国就俄乌冲突、伊核谈判、也门问题、巴以冲突、叙利亚问题等地区和国际热点问题加强了协调，应沙特要求解除了对叙利亚的制裁。在此背景下，美国与海湾国家的战略合作似乎进入了一个新的“蜜月期”。

虽然特朗普政府与海合会国家之间合作密切，但双方同样存在不少分歧与矛盾，加之特朗普政策的随意性与易变性，海合会国家在加强与美国合作的同时始终心存疑虑、态度谨慎。某种程度上，其对美合作热潮实为一种策略性迎合——通过顺应特朗普个人偏好并让渡部分经济利益，来换取更大安全保障与政策空间，以维系战略自主。特朗普推行“美国优先”、奉行经济民族主义、偏好单边施压及聚焦大国竞争的外交路线，与海合会国家追求战略自主的内在诉求存在结构性矛盾甚或冲突。

一方面，海合会国家与特朗普政府在加沙问题上矛盾显著，对其极度偏袒以色列、强势施压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国家的做法十分不满。沙特明确将改善对以关系与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挂钩，提出了以巴勒斯坦独立建国换取对以色列集体承认的建议。在特朗普访问沙特期间，沙特方面再次表达了这一立场。当前，以色列不同意这一方案，美国也无意推动“两国方案”。在此背景下，沙特等阿拉伯国家不太可能推进与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1]这一现实使得特朗普力推的《亚伯拉罕协议》无法取得进展，无疑成为美国重塑地区盟友体系的重大障碍。而以色列与伊朗冲突恶化了海湾地区安全局势，包括海合会国家在内的21个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发表联合声明，要求以色列停止对伊朗的敌对行动；胡塞武装也加大对以色列的袭击，在美国直接空袭伊朗核设施后胡塞武装宣布将重新开始袭击美国船只，美国与海合会国家在应对伊朗和海湾安全问题上的分歧再次凸显。

另一方面，海合会国家不愿在大国之间选边站，希望保持谨慎平衡与多元化合作格局，这与美国的中东战略存在内在张力。美国智库报告认为，

[1] Brian Katulis, “Forecasting Trump 2.0’s Middle East Approach: Cloudy with a Strong Chance of More Uncertainty Ahead,” The Middle East Institute, January 24, 2025, <https://www.mei.edu/publications/forecasting-trump-20s-middle-east-approach-cloudy-strong-chance-more-uncertainty-ahead>.

海湾地区现在是中美竞争的焦点，两国在参与该地区事务中表现出利益重叠、角色独特和模式不断变化的特点。^[1] 中东国家不愿看到中美两极对立格局和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希望在美中之间实施对冲，两面下注。^[2] 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继续保持战略收缩态势，要求海湾盟友承担更大责任。海合会国家对此存在疑虑，它们担忧美国的安全承诺难以确保区域稳定，无意加入反对中国或俄罗斯的阵营；同时，特朗普政策的高度不确定性使其难以提供海合会国家期待的稳定领导力与安全保障，且其惯常的单边施压风格潜藏着引发冲突的风险。美国直接空袭伊朗核设施之后，海合会国家面临伊朗袭击当地美军基地、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等重大安全风险。此外，海合会国家也在密切关注特朗普的经济政策，担心其贸易战手段、肆意征收关税以及在能源领域推行的经济民族主义政策会在中东地区产生溢出效应。^[3]

结 语

新一届特朗普政府的中东政策融合了“美国优先”、个人主义与交易性外交，出现新的微妙调整。在“美国优先”与特朗普个人倾向的共同推动下，美国的中东政策更具民粹主义和单边主义，注重短期效果和现实利益，表现出功利性、交易性和易变性特征。

以色列、伊朗和海合会这三大地区力量关乎美国在中东的核心利益，并存在复杂而紧密的互动关系。特朗普致力于以以色列和沙特为两大核心盟友，以巴以冲突和伊朗核问题作为主要治理对象，塑造新的三方格局，

[1] John Calabrese,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the Gulf Arab States in the Era of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East Asian Policy*, Vol.15, No.3, 2023, p.98.

[2] Mohammed Alsulami, “US China Competition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Middle East,”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Iranian Studies, May 8, 2021, <https://rasanah-iiis.org/english/centre-for-researches-and-studies/us-china-competition-and-its-implications-for-the-middle-east/>.

[3] Brian Katulis, “Act 1 of Trump’s Middle East Policy: Off Script or No Script?” The Middle East Institute, February 13, 2025, <https://www.mei.edu/publications/act-1-trumps-middle-east-policy-script-or-no-script>.

服务于美国保持战略收缩和维护地区主导权的总体目标。特朗普明确支持以色列的地区行动，对伊朗发出混合信号，并让阿以关系与伊朗核问题这两大议题联系在一起，试图打破现状，实施一种大破大立、总体推进的“非传统外交”。^[1]2025年4月以来，新一届特朗普政府在伊朗、也门、叙利亚以及巴以问题上做出了政策调整，尝试重新布局其中东战略。美国与伊朗就核问题进行了多轮谈判，与也门胡塞武装达成停火协议，与海合会三国签署广泛的合作协议，把叙利亚拉入美国的怀抱。特朗普在一系列地区热点问题上的政策调整，以及首次提出“中东地区秩序愿景”，表明美国正在有计划地重塑地区格局，以重新回到战略收缩和聚焦大国竞争的核心目标上来。

然而，可以预见的是，特朗普依然难以摆脱美国中东政策的内在结构性矛盾，其干预中东事务的意愿不足，同时忽视了中东问题的复杂性，所设想的政策目标难以实现，并导致加沙危机、以色列与伊朗的冲突升级。特朗普在巴以问题和伊朗核问题上采取了诸多相互矛盾的政策举动，盟友之间的立场差异难以协调，特朗普中东政策的不公正与易变性也削弱了其可信度与号召力。特朗普高调宣称要“结束战争”却无法提出有效的加沙治理方案，与伊朗开展核问题谈判却默许以色列对伊动武，热衷于交易性外交却因巨大的政策不确定性而让对手和盟友均保持谨慎态度，其落实《亚伯拉罕协议》和与伊朗达成新协议的两大地缘政治雄心均陷入困境。

2025年6月以色列与伊朗的全面冲突对特朗普的中东政策造成新冲击，一度打断了美伊核谈判进程，引发海湾地区安全形势的空前紧张，表明其无力和平解决伊核问题，也无法有效约束以色列和保持政策延续性，再次反映出特朗普中东政策的不确定性和单边主义特征。美国于6月21日选择对伊朗核设施进行直接打击，虽然体现了美国强大的军事威慑能力，但也推高了地区冲突升级失控的风险，更与其致力于避免卷入地区冲突、聚焦大国竞争的中东战略构想背道而驰。此后，伊朗象征性地袭击了卡塔尔境

[1] Brian Katulis, "A Chaotic Foreign Policy on Overdrive Risks Alienating Key US Partners in the Middle East," The Middle East Institute, March 5, 2025, <https://www.mei.edu/publications/chaotic-foreign-policy-overdrive-risks-alienating-key-us-partners-middle-east>.

内的美军基地，特朗普则迅速斡旋促成伊以停火协议，令冲突态势暂时得以平息，但以伊、伊美矛盾实际上进一步加深，地区局势仍十分脆弱，停火实效仍然面临严峻考验。虽然伊朗遭到严重削弱，美国也展现出强大威慑力，但伊核问题依然没有解决，伊方仍坚持不会放弃核计划。因此，美以与伊朗之间的对抗仍将继续下去。在此背景下，新一届特朗普政府的中东政策演进因其个人外交风格和地区形势变动而充满了更大不确定性，其外交决策的随意性、破坏性以及中东问题复杂性的忽视，不仅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地区问题和塑造新格局，反而更可能引发难以预料的连锁反应，冲击地区格局乃至全球战略稳定。

中国始终是中东和平的建设者、中东稳定的促进者。2023年以来推动沙特和伊朗和解，促成巴勒斯坦政治派别达成《北京宣言》，均体现出中国劝和促谈的决心和担当。2025年6月1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时就当前中东局势提出了“四点主张”：停火止战是当务之急，保障平民安全是重中之重，开启对话谈判是根本出路，国际社会促和努力不可或缺。^[1]美国作为对当前中东地区冲突负有更大责任的域外大国，应发挥自身影响力和扮演建设性角色，与国际社会一道为推动局势降温做出努力。

【收稿日期：2025-05-10】

【修回日期：2025-06-26】

（责任编辑：邢嫣）

[1]《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新华网，2025年6月19日，<https://www.news.cn/politics/leaders/20250619/e9e64447b2284aa399b2002fe1c3f9b6/c.html>。